

陕西旅游出版社

彩衣神

下

(台灣) 卧龙生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新派长篇武侠名著

彩衣神

卧龙生 著

(下)

陕西旅游出版社

PDG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陈全力

封面设计:孙建美

彩 衣 神

(上、中、下册)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光明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9.5 印张 550 千字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418-0624-2/I·183

每套定价:15.20 元

第五十四章 冤家狭路、猿鹤遭殃

一天，一夜，过去了。

连一点风吹草动也没有！第二天，却是由“彩衣门”守夜。

所谓彩衣门，也不过是郑雷一人而已，但也是代表一个江湖门派。

“善果大师”执意要增派弟子，协助他埋伏，郑雷生性好胜，坚持不允，当夜，就由他一个人守望。

一天，一夜，又过去了。连半点动静也没有，那有半点敌人踪影。

郑雷暗暗焦急，因为，这个主意乃是他想出来的，万一落空，岂不白白的使少林寺名誉受了损失。第三天，正是武当门的轮值。

白天，仙鹤道长寸步不离客舍，“法字十二剑”，两人一组，分派在少林寺的四路，另四人梭巡连络，互相策应。

入夜，仙鹤道长隐身藏经楼，“法字十二剑”分别隐伏在少林寺出入的要道，可以说是密不透风，天罗地网一般。

夜尽天明，相安无事。

仙鹤道长不由松了一口气。

因为，一连两天没有变故，万一在武当门轮值之时出了岔子，他这位掌门，还有甚么脸面，所以在这一天之中，他始终是提心吊胆，捏着一把汗。

如今，天色大明，总算没有丢脸，兴冲冲的出了藏经楼。

不料，“善果大师”与郑雷已跨出方丈精舍，正向藏经楼走来。

仙鹤道长迎上前去，喜孜孜的道：

“大师！少侠！贫道幸不辱命，可是……敌人……”

“善果大师”面色凝重，沉然不语。

郑雷却微微一笑道：

“道长！请看那佛塔上的白旗！”

“仙鹤道长”顿吃一惊，一回首，向佛塔顶上的白旗望去……

“噢！”

他这位武当掌门，立刻老脸铁青，双目失神，对着那幅迎风飘动，猎猎作声的白旗，不觉目瞪口呆，半晌不言。

原来那幅雪白的丈二大旗之上，不知何时，竟写上了八个大字，乃是：

“经杖存在莲花池底。”

八个擘白大字，由于晨风将旗吹得迎风招展，清晰可见。

一代掌门亲自率领名震武林的“武当十二剑”守了一夜，有人在旗上神不知鬼不觉的从容留字，居然毫无所知。

这个跟斗，算是栽到家了。

“善果大师”虽然沉着不语。

那郑雷微笑的面孔，却充满了轻屑的神色。

仙鹤道长愕然沮丧，如同木鸡。

郑雷却又低沉沉的道：

“天色已明，武当名动遐迩的‘十二剑’还未收桩，其中难道又有甚么蹊跷吗？老掌门之意如何？”

“善果大师”也忧形如色的道：

“道兄！贵手下……他们……”

仙鹤道长心头更是一震，仰天发出一声凄厉的长啸，悠扬高亢，声入云表。

他是又气又急，功力所聚，响澈云霄。

可是，这一声警号，只换得空山的响应，▲声飘荡，“法字十二剑”并未见现身出面。

“善果大师”暗念了声佛。

郑雷催促道：

“恐怕凶多吉少！大师！上屋！”

他语落人起，“平地青云”幌眼已到了屋面。

“善果大师”、“仙鹤道长”，更不怠慢，两人双双腾身上了屋面。

但见，“法字十二剑”的两个，却各手执长剑，伏在瓦楞之间，双目发直，一齐看着佛塔顶端的白旗。

原来已被人做了手脚，点了昏穴。

一连找了几处，“法字十二剑”一个不少，却都被人点了穴道，个个如同泥塑木雕，泥人儿一般。

这时，由郑雷与“善果大师”“仙鹤道长”分别解开穴道，个个才如梦初醒，愕然不知所措。

仙鹤道长气得老脸惨白，通身战抖，飘身下了屋面。

“善果大师”与郑雷也尾随而下。

不料，“仙鹤道长”忽然目光一扫，呛的一声，亮出三尺长剑，陡然挽了一个剑花，恶狠狠的照定才落实地的郑雷穿心刺去。

郑雷完全未防，眼见长剑刺到，不由大吃一惊，急切间，点地斜飘丈余，险险没有躲过。

“善果大师”大惊失色道：

“道长！你这是……”

“仙鹤道长”怒吼声道：

“一定是这小子捣鬼，本掌门不信有这等鬼影子的事！”

“善果大师”连忙上前，拦住仙鹤的攻势，连连的道：

“道兄！错怪人了！”

仙鹤道长那里肯信，长剑一振，指着郑雷叱道：

“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他分明是……” “善果大师”的袍袖一拂，衣角搭上了长剑，面有不愉之色道：

“郑少侠昨夜与老衲谈论武功，叙说往事，然后又对奕数局，直到天色大明寸步未离，道兄怎可诬到少侠的身上！”

“仙鹤道长”闻言，长剑一垂。如同斗败了的雄鸡，沮丧万分，咬牙切齿对着“法字十二剑”喝道：

“回观！”

“仙鹤道长”恼羞成怒，率领门下“法字十二剑”，不走少林的正门，一阵风似的，越过院墙，向西奔去。

“善果大师”微摇光头，叹息了一声。

就在此时，守门老僧，慌慌张张跑来，喘气报道：

“上禀方丈，山门外……山门外……”

“善果大师”不由一楞道：

“有什么事么！慢慢讲来！”

守门僧人一手指着寺外，喘气如牛道：

“知客师父已经与人家动上手了！”

“大师！快走。”

郑雷抢先扑出寺门。

一阵腥风扑鼻，中人欲呕，寺前广场之上，血痕斑斑。

知客僧“宏善”倒在石狮子的旁边，喉间，一个细小的血孔，

鲜血似乎已经流尽，只有淌着淡红的黄水。

此时，四下人影俱无，那有敌人音讯。

迎面，照壁粉白的墙上，骇然有触目惊心的四个大字。

“花衣死神”！

分明写下未久，血渍犹还未干。

“善果大师”悲愤填胸，一双精光碌碌的眼睛，似乎迸出火花。

郑雷不由心头一震，大声道：

“大师！宏善必是‘金须蛇’吸尽血液而死，不难……”

话音未落。

寺内佛塔之上，忽然暴起一道绿影，陡的上射五丈，如同一只翠鸟，凌空发出一阵娇笑：

“格格格！哈哈！呵呵呵！……”

笑声如同银铃，但是，此时听来，宛如丧钟，充满了恐怖。

郑雷抢先腾身，口中道：

“原来‘花衣死神’早已潜伏在寺内！”

说着，振臂而起，认定那点绿影追去。

怎奈，那绿衣人身在佛塔之上，比平地已高出两丈有余，加上他起势在先，等到郑雷闻声起势，他已远出二十丈之外。

然而，郑雷并不灰心，毫不气馁，展尽一身功力，契而不舍，尾随急追。

谁知，那绿影快如闪电，功力之高，并不在郑雷之下。

郑雷心头一动，忖道：

“是谁有这么好的修为？”

“难道就是‘花衣死神’本人吗？”

念头转到这里，不由更加精神百倍，埋头苦追。

好在，那绿影的路径，乃是落荒而走，越走，越远离市镇，渐渐地，眼前一带荒山野岭，茂密森林。

虽然可以展尽功力，不怕惊世骇俗，然而，视线就不容易追踪了。

月正当中。

这一阵风驰电闪的追踪，也不知越过了多少山川河边，更不知走过了许多的路程，就在一片密林林中，失去了绿衣人的踪影。

郑雷在光天化日之下，衔尾追踪，竟把人追丢了，他怎肯服这口气。

因此他围着树林寻找起来。

说也凑巧。

一阵奇异的香味冲鼻，地面，一片绿草之上，竟有一道明显的痕迹。

郑雷不由大喜，自言自语的叫道：

“金须蛇！” 须知，“金须蛇”乃是“花衣死神”的标志，起祸的根苗忽然在此发现，又是少林寺绿衣人影消逝之处，郑雷怎不大喜若狂呢？

他循着地上蛇迹，一步步向林内摸索淌进。

“是你！”

一声闷沉沉的冷喝，震得林木萧萧！

一个高大的人影，正盘膝拦路跌坐。

此时双眼如铃，虎面含威，抖袖一振而起，正是那西天竺的“哈萨”番僧！

郑雷一见是他，不由得暗暗称奇。

哈萨一见郑雷，也不由既惊又怒，操着生硬的汉语，闷沉沉

的喝道：

“小子！洒家与你无缘？还是你我的冤仇未了？”

口中说着，双目精光碌碌，脚下芒鞋踏在地上呼呼有声，一步一步的，迎着郑雷走来，凶神恶煞似的。

郑雷记起蛇谷山外，竹林之中，自己震破哈萨袈裟之事，不由淡淡一笑，并不作势，冷冷的道：

“和尚！你打算怎么样？”

哈萨僧鼻孔中冷森森的喝道：

“忘了吗？洒家的破袈裟没有丢掉！”

他说着，双目不离郑雷的脸上，两手却已解开了外面的新袈裟。

果然，那身胸前被郑雷一掌破碎的袈裟，真的披在里面！

郑雷不由一笑道：

“大师父！难道数日未见，又学了什么绝活不成？”

哈萨僧的虎面通红，恶狠狠的道：

“小子，不要刻薄洒家！今天绝不放过你！”

郑雷依旧淡然一笑，缓缓的道：

“以前你也没放过我，只是区区的命不该绝而已，三指心脉禁制，出手也算得歹毒了，偏生有人能解！”

哈萨僧森颜历色的道：

“小子！今天的这一关，只怕没人能解了！”

口中说着，忽然在怀中取出了一个尺来长短，粗如鸡蛋的竹管来，竹管通体缠着密密麻麻的金线，闪闪发光，耀目生辉。

郑雷以为是奇怪兵刃，歹毒的暗器，嗤之以鼻道：

“怎么？手底下不行，要动家伙？区区还是这一双肉掌，大师父有什么新鲜玩艺，不妨让区区见识见识！”

哈萨僧闻言，脸上煞气迷漫，双目威凌逼人，将手中竹管扬了一扬道：

“小子！少说风凉话，你的死期到了！”

郑雷被他一连几个“小子”，骂得也有些冒火，怒喝道：

“不要尽在中头上骂人！”

“洒家就叫你见识见识！”

哈萨僧的喝声未了，忽然双目一闭，口中念念有词。

一阵番语，其音如泉，尖锐刺耳，令人通身汗毛倒立，皮肤发麻。

忽然，一阵习习率率之声，不知由何而起。

“吱！吱！吱！……”

一连几声怪声吱叫，原来出自哈萨僧手中的竹管。

哈萨僧嘴角露出狞笑，突然双目一张，探手打开了竹管上端的塞盖，平地焦雷似的大吼一声：

“郑雷！纳命来！”

“咻……”

破空的哨声划空而起，一道金红的影子，陡的从竹筒中疾穿而出。

郑雷先是一愕，凝视看清之后，不由大惊失色，点地回身就走，口中也惊慌失措的叫道：

“金须蛇！”

哈萨僧哈哈大笑，一面发出阵阵刺耳的怪叫，与那飞在半空的“金须蛇”的吱吱怪鸣互相呼应，此起彼落。

世界如临末日，俨如鬼哭神嚎。

对于拚命搏斗，郑雷可真不在乎，凭他“千年鳌龙内丹”的修为，眼前很少人能与他一分高下，凭他那四招绝活，更是找不到

敌手。

然而，“金须蛇”！一条罕见的怪物，吸尽人血方才罢休的毒物，而又是身如金石之坚的怪蛇！一身功力又有何用？

难怪郑雷拚命狂奔。

可是，任郑雷施出混身解数，电闪般狂奔疾驰。

头顶上吱吱的叫声，如同就在身后。

咻——咻————

阵阵金风破空的尖锐哨声，如同附骨之蛆，近在咫尺。

郑雷不由魂飞魄散，心胆俱裂。

几次，他却想停下身来，拚着一死。

可是，他一身负有无数纠缠不清的血债，也有必须清洁的事务，使他感到自己还不能死，最少，目前还不能死！

父母的下落！

美髯翁的托付！

梁家堡、薛家堡、戚芳凤……这么多的血仇！

江湖上已经发轫，即将到来的杀劫！

在是都与自己息息相关，小小年纪，就这么死在一条尺余长的“金须蛇”口下，岂不是辜负了一生，而且负咎而歿，死也不闭眼。

身后的“金须蛇”的刺耳怪叫，如同追魂夺命的呼唤，哈萨僧的怒吼，如同夜叉攫人的呐喊，咄咄逼人，势如催命符禄。

这一阵，已跑得郑雷混身是汗，遍体生津。

眼前，一道断涧，对岸，削壁如镜，悬岩足有数十丈高下，慢说是人，就是飞鸟也难以飞越。

郑雷不由暗喊一声：

“今番我命休矣！”

身后，“金须蛇”破空之声益近。

哈萨僧怒吼 如雷道：

“小子！我看你能不能飞上天去！”

郑雷五脏如焚，出道以来，从没受过这等侮辱，牙关一咬，就在涧边沉身落地，回身暴吼道：

“郑某死也不服！”

喝声未了，空中金光晃眼的一是霞光，已然临近，“金须蛇”竟已到了头顶，吱吱怪叫，响在耳畔！

郑雷鼓足勇气，真气凝具丹田，力运双掌，认定扑来的金光推去。

千年鳖龙内丹的修为，都聚在这一推之上，力道之雄，只如惊涛涌起，劲风之强，势如天河倒泻。

“呼——”一声大响，顶上的金光竟随着他的掌风上飘丈余。

然而，也不过是一刹那功夫……

“金须蛇”随着劲风的一沉，又向下扑来。

耳畔，又响起哈萨僧的狂吼：

“小子，活活的累死也不能全命！”

郑雷此时除了再用功力，拼命力拒之外，没有一丝另外的主意。

他依样划葫芦，二次出手，猛推一招。

“金须蛇”似乎有些通灵，有了先前一推而震的经验，就在郑雷力道初出之时，它已四足腾空，上起丈余。

郑雷怎知一条异种毒蛇会通灵性，知道避开掌风呢？

因此招势用老，中途难以收招，全部的劲道，硬向对面如镜的削壁上轰去。

“蓬！哗哗啦啦……”

一声震天大响，势如天崩地裂。

石屑四溅，泥沙横飞。

哈萨僧狂声大笑：

“小子！你打那些无知的顽石干么！看洒家的神龙！”

接着，他发出声声怪叫，催动腾在空际的“金须蛇”！

“金须蛇”果然由空中如一道金虹，一泻而下。

郑雷双掌击上断岩削壁，双臂微微发麻，尚未来得及再运功力。

忽然断岩对面吱吱喳喳，条条黑影，满天的冲霄而起。

涧底，呼的一声，无数双白影，穿过断涧直扑过来。

黑影，乃是数不清的猴子。

白影，乃是不分数目的白鹤。

眼前，成了一场十分混乱的局势，人畜不分的场面。

白鹤，正是毒蛇的克星。

猿猴，又是最调皮的野兽。

这群猿猴野鹤，乃是被郑雷的掌力撞震山岩，惊起来的。

猴子，是由于好奇，扑向对岸。

野鹤是由涧底惊起，展翅欲飞。

然而，巧得不能再巧，哈萨僧催动着“金须蛇”就在这时疾扑而下。

野鹤本是蛇的克星，鹤群嗅到蛇味，那肯飞去，呼的一声，千百双白鹤如同一片庞大无边的白云，迎着扑下的“金须蛇”扬起双爪，张开长喙，一齐攻去。

那群猴子一见哈萨僧的血红袈裟，也围攻上去。

原来，猴子最喜鲜艳的红色。

这突然的变化，不但郑雷茫然不知所以，哈萨僧更加大出意

料。

他一面双掌齐施，推拍顽猴，一面不住的发出怪叫，催动空中的“金须蛇”。

如此一来，郑雷反而变成了袖手旁观的第三者了。

白鹤虽然是蛇类克星，怎奈“金须蛇”乃西域异种，既毒且狠，与一般毒蛇不同，怎会被白鹤群啄死。

但见，空中阵阵哀鸣，一双双被“金须蛇”咬死的白鹤，虚飘飘的坠落下来，如同寒冬飘雪。

偏生，那白鹤又是最护群的飞鸟，雄的惨死，雌的不独活，雌的惨死，雄的不求生，一群鹤，如同一家人，生死不离。

这些数不清的白鹤，前仆后继的向凌空的金须蛇攻去。

片刻之间，地上已白茫茫一片，鹤尸积成厚厚的一层，不亚于三冬的雪景，蔚成罕见的奇观！

郑雷看在眼里，不由暗暗叹息。

此刻，他本可乘机一走。

可是，一种“善良”的良知，使他不忍离去，他觉得这些傲游江河的野鹤，本来安静闲逸，却是自己给它们带来的杀劫，内心，起了一阵说不出口的歉疚，只可惜无法向它们倾诉。

再看，那边哈萨僧双掌猛震之下，无数只身体灵活的山猴，也是尸体狼藉，横七竖八，不忍睹。

郑雷不由勃然大怒，震掌欲起。

忽然，哈萨僧口中的怪声渐来渐弱。

空中，“金须蛇”的吱吱刺耳怪叫，也渐渐缓慢。

白鹤，已死亡殆尽，只剩下不到百只，尚在空中盘旋，分为四面八方，向那小小的金蛇攻击。

郑雷本想插手对付哈萨僧，挽救那些无辜的猿猴。

但心中总顾及空际的毒物——“金须蛇”。

此刻，眼见鹤群十死八九，已成了强弩之末，正担心“金须蛇”会扑了下来。

谁知——

空中的“金须蛇”忽然一声厉哨。

“吱——”

突的四足一收，打了一个圈子，逼退了四周的白鹤，金光一缕扑去，反而向哈萨僧射来。

哈萨僧不由失声一叫，忙不迭伸出手中的竹管。

“金须蛇”小小的身子一缩，竟倒着钻进竹管之内一声不响。

哈萨僧又忙不迭的盖上竹管，塞进怀内。

郑雷看在眼里，不由大喜过望。

“金须蛇”的威胁一去，郑雷毫无顾忌，点地腾身，振腕扬臂，认定哈萨僧扑去，积怒已久，势如天神。

哈萨僧那敢硬接，幌肩后退，口中叫道：

“小子！今天洒家的神龙吸饱了鲜血，算你小子命大。”

原来“金须蛇”所以飞回竹管，乃是吸饱了白鹤的血，郑雷的这条命，可算是千百双白鹤换来的。

郑雷不由怒吼一声道：

“妖僧，可是这千百双仙鹤仙猿的命，少不得落在你的身上了！”

哈萨僧仰天一笑道：

“它们救了你的命，你该好生的尽尽孝道！洒家去了！”

口中说着，芒鞋一登，袈裟飘飘匆匆逃命。

郑雷那里肯舍，疯狂似的追上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遥遥发掌，狠狠的向番僧推去，如雷的喝道：